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烕（胡悅反）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

著明也哉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按何休謂惟王者然後改元若諸侯不當改元則魯史當書四十九年正月恐無此理盖列國奉王正朔至于紀事必自用其年耳　杜氏曰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　穀

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　杜氏曰郜今魯國
郚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趙氏曰
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
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
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
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
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或曰周官司寇有司盟掌盟
載之法又禮記云殷人作誓而人始畔周人作會而

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名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汪氏克寬曰說公羊者以宰為士或

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制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卷人倫備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宋邑陳留外黄縣東有黄城）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趙氏曰脩二國之好而爲盟誓非君則

公子益師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東萊呂氏曰益師之卒春

重其事又何如也回省平生無一毫之可悔於心無一念一事之不盡於君而後可無憾以没君子於斯寧無惕然而懼乎故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焉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於日月瑣碎之例亦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會戎狄之始

左傳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杜氏曰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為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

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通于隣國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春秋之始也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

無可疑者左氏誤認為仲子故以天王歸賵為豫凶事甚至以尹氏為君氏以君氏為聲子知君氏之無理無據則知其前亦妄矣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杜氏曰來告故書石門齊地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書之　范氏曰傳例曰外盟不日　李康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好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

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其有本是我邑及我附庸爲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與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以正疆理但專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書之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今謂凡係屬外而我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用師徒也

趙汸謂四國實是再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音卜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

義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連書衛人而二事之是非曉然何也衛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戮而晉受之春秋以是為無君父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說文云魚捕魚也天官獻人凡獻人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獵者也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

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抑鄭莊時為王卿士豈其擅興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乎然鄭自周畀虢公政怨王而不朝至于今矣豈能以王師出乎恐左氏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其一事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伐邾傳程子曰先邾人為主也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胡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

乎然則異志者乃宋公而非衛也其所謀于衛者不可知豈必有所要於鄭者其在去馮乎以鄭莊之黠必不從故宋不果平瓦屋之盟傳稱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然鄭不會其故可知也以殤之愚而欲遂其忌以莊之黠而柔之以詐加以齊僖捍䘖其間實陽連宋衛而陰固鄭黨是以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宋之兵端不息立十年十一戰弒于華督而後已馮督已弒殤公卒名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盜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菅古顔反郜古服反又工竺反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壬戌六月七日公敗宋師于菅庚午十五日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二十五日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劉氏曰左氏云鄭伯入郜入防以歸于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郜防春秋豈縱渦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耶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春秋録内

積惡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孔氏曰許姓姜四岳伯夷之後潁川許縣故許國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